

《淺談道次第》

講解：如性法師

日期：2018年7月24日—8月5日

地點：新加坡

課程：第一講

各位同學大家好。（學員：法師好。）沒想到我們這麼快又見面了，或許是因為上次短暫的停留，跟各位結下了一個法緣，而促成了這次講法的機緣；但不管怎麼說，能夠在這個地方跟各位一同研討佛法，讓我有機會再次地串習佛法，我感到十分榮幸與歡喜。今天的這堂課是從七點半到九點半，兩個小時當中，請各位的身心保持輕鬆、愉悅。對有些同學來說，要盤腿坐兩個小時或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那你就以你覺得最輕鬆、自在的方式坐在現場，用愉悅的心情來聞法，我們儘可能不要討論太嚴肅的話題。不過，聞法的時候是用「心」聞法，至於什麼姿勢，那不是最主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心要跟得上講法者的節奏。

這一次要為各位介紹的是有關「道次第」的法類，在還未正式介紹之前，我們先思考三個問題，這三個問題各位不需要現場回答，你先放在心中，花幾天的時間去思考，說不定在之後的課堂上，我們會討論到相關的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：「我們最初學法的初衷為何？」在座裡面應該有同學是剛開始學法，有些同學可能學法學了一段時間，我們應該先想想：「我們當初學法的初衷是什麼？我為什麼想要學法？」為什麼要思考這個問題？因為我發現，包括我在內，多數人學法的時間越長，他有可能會忘了當初學法的初衷為何，所以我們應該要適時地去思考我們學法的初衷是什麼，這是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：「在學佛之後，我們在今生想要達到的目標為何？」或許有同學會說：「我學佛當然是為了解脫，當然是為了成佛而學佛。」但問題是：解脫、成佛是你「今生」的目標嗎？有沒有人覺得我今生學佛，今生就想解脫；我今生學佛，今生就想成佛的，有沒有？講前面那一句，大家的反應還蠻鎮定的；講後面那一句，我發現有人已經在偷偷竊笑了。這表示什麼？這表示應該沒有人會把今生學佛的目標擺在「我今生就要成佛」；那解脫呢？雖然我們很想解脫，但看看自己目前的現狀，想要在今生解脫應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對吧？所以退而求其次，追求增上生似乎是一個更理想的選項。但我們的問題是什麼？我們的問題是：我們在學佛之後，今生的目標是什麼？想要獲得增上生，那也是來生的事；我們今生已經獲得了增上生，我們投

生在善趣、投生為人，我們已經獲得了善趣身，所以來生想要獲得增上生，那是我們今生學佛所設定下一生的目標。那今生的目標是什麼？這是第二個問題。

第三個問題：「我們心中是如何區分苦與樂？」對於這個問題，我不想聽到有同學回答：「解脫是快樂，輪迴是痛苦；成佛是快樂，沒有成佛是痛苦。」這樣的答案太標準了，而且實際上我們內心應該也不是從這種角度去分析苦與樂吧。這個問題我們問的是：我們心中是如何看待苦跟樂？我們是如何區分苦跟樂？我們並沒有說「請你說出一個標準答案」，我們不是在考試，而是想要透由這些問題來了解我們心中真實的想法，當你了解你心中真實的想法之後，我們才有進一步的機會去改變我們的想法；如果我們的回答總是用我們認知當中的標準答案來作答，那樣的答案不見得是我們心中真實的想法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幾個問題請不要用標準答案來回答，我們要問的是你心中是如何看待這幾件事情。

今年在這個地方要為各位介紹的是道次第，道次第可以算是佛法的精華。今年我想用下面的這種方式來為各位介紹道次第，我想將所要介紹的內容分為三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：既然道次第是佛法的精華，對於我們而言，我們應該先了解學法應有的觀念與態度是什麼，所以第一個部分我們先介紹「學法應有的觀念與態度」。第二個部分：「何謂道次第？」也就是道次第的內涵為何？在這個部分我們會略略地講述下、中、上三士道的內涵。在介紹完道次第的內涵之後，「如何學習道次第？」我們分成這三個部分。

第一個部分，我們提到「學法應有的觀念與態度」。什麼叫「學法」？「法」是什麼？想學法的人是不是應該先了解法是什麼，才有辦法學？如果不了解法是什麼，怎麼學法？還是你認為「我就是不知道法是什麼，所以才要學法」，是哪一個？什麼叫學法？我們先探討「法」這個字。什麼是「法」？在梵文當中是用「達嘛」這個字來描述法，平時我們用梵文來唸三皈依，會唸「南無布達雅、南無達嘛雅、南無桑噶

雅」，這當中的「法」，它用的字就是「達嘛」這個字。這個字有很多意思，例如我們平常時常提到常法、無常法、有為法、無為法，這當中的「法」指的是什麼？這當中的法指的是「存在的現象」。如果一法存在的現象是會剎那剎那改變的，我們稱為無常法；如果一法存在的現象是不會剎那剎那改變的，稱為常法，所以不論常法、無常法、有為法、無為法，這當中的「法」指的是什麼？存在的現象。如果在座有同學學過《攝類學》，應該會有印象，「法」與「所知」這兩者是同義詞——只要是存在的，都是所知；只要是存在的，都是法。這是其中的一種解釋方式。

「達嘛」這個字還有另外一個意思，「執持」的意思。舉一個例子，我的面前有一個杯子，我用手把這個杯子執持住、用手拿著這個杯子，如果我把手鬆開的話，杯子應該會掉下去，對吧？杯子之所以不會掉下去的原因是什麼？因為我用手把它拿住了、把它執持住了，所以它不會掉下去；相同的道理，透由學法能夠讓我們不要掉入痛苦的泥沼當中，透由學法能夠讓我們從痛苦的懸崖當中跳脫出來，使得我們不要掉下去，這是從「執持」的角度來分析什麼叫做法。

在藏文當中，法這個字是用「ཚལ་」來描述，「ཚལ་」這個字如果當成動詞來使用，它有什麼意思？它有改變、修正的意思。這時，我們怎麼解釋這個字呢？透由學法我們想要修正自己，透由學法我們想要改變、改善自己。我們想要修正什麼？我們想要改變什麼？我們想要修正的是我們的身語意三門，而三門當中又以調心為主，我們最主要要改變的是我們的心。透由學法，如果我們能夠改變我們的身語意三門，是不是也能達到讓我們不要痛苦的這個目標？是。所以這種解釋方式跟我們剛才所提到的梵文的那種解釋方式，其實是相同的意思。

既然我們希望透由學法來改善、改變自己的三門，這時候我們討論一個問題：有些人在初學佛的階段會希望自己有一個學佛的樣子。首先，學法的樣子是什麼樣子？什麼叫做學法的樣子？他想要透由外表的行為告訴別人「我現在開始學佛」。首先，

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？認為「既然我學佛，既然我是一位佛弟子，我就應該要有學佛的樣子，我就應該要有佛弟子的樣子」，這時多數人選擇展現出來的樣貌是什麼？學佛之前，他的手上沒掛念珠，學佛之後，他選擇在手上掛一串念珠；在學佛前，她每天都會化妝，耳朵會戴上耳環，嘴上會塗口紅，腳下踩著一雙高跟鞋，學佛之後她覺得：「不化妝我無法出門，我還是得化妝，但是我不見得要戴耳環，口紅的顏色也不要塗得那麼深，高跟鞋我也可以棄捨，這就是我學佛的樣子。」有些人想展現出來的樣子是：「既然我學佛，我就應該像釋迦牟尼佛一樣慈悲，所以我選擇吃素。」吃素就是他認為學佛的樣子；有些人覺得：「既然我是佛弟子，在我們家一定要供奉釋迦牟尼佛或是菩薩的聖像，最好有一個佛龕，越大、越莊嚴越好。」這是很多人選擇的樣子。但問題是：釋迦牟尼佛真的希望我們在學佛之後，只是改變我們的外表嗎？難道釋迦牟尼佛為我們講經說法，是為了讓我們改變自己的外表而選擇說法嗎？應該不是，祂希望我們改變的是自己的心。

或許有同學會說：「這個道理我也懂，但就是因為我是初學者，暫時無法改變內心，所以只好改變外表的行為。」但我認為就是因為你是初學者，所以在學佛的這塊領域中，你就像是一張白紙，這時建立正確的知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不能說「因為我一時不知道如何改變我的心，所以我選擇改變我外表的行為，我選擇改變我外表的樣貌」，你改變久了，你會發現：最終你的心還是不快樂，那你學佛的目的就沒有達成。所以妳應該試著把耳環戴回去，把口紅塗回去，高跟鞋穿上去，試著改變妳的心，不是嗎？而且我們剛才不是說，我們希望透由學法改變身語意三門的行為，而在三門當中又以改變意，也就是改變心為主。為什麼？心改變了，身語的行為自然會調整；心沒改變，身語的行為很難持續，你整天矜在那個地方，心沒有變，身語的行為到最後會讓你覺得非常痛苦，而且你走到哪裡，你都跟其他人會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。所以我們應該要試著改變自己的心，而不是只在身語的行為上作改變。我們剛才提到學法應有的觀念與態度，在還沒有介紹之前，我們先談到了「法」，我們從梵文及藏文的角度來介紹「法」是什麼。

接著，既然我們有心想要學法，對初學者來說，我們應該了解學法應有的觀念與態度是什麼，這個地方我們講述的是「四依法」。在佛經裡面，釋迦牟尼佛提到：一位佛弟子學法應有的態度是「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依智不依識」。

提到四依法，這當中的「依」是什麼意思？「依憑」、「信從」、「相信」的意思。我們應該以什麼作為我們學法的依憑？在學法的期間我們應該選擇相信什麼？舉一個例子：在四依法當中，首先提到「依法不依人」。所謂的依法不依人，是指在法跟人這兩者當中，我們應該以「法」作為評判的標準，而不是以「人」作為評判的標準。多數人在學法的期間會以什麼作為評判的標準？比如：他選擇要不要相信某位師長所說的話，他看的是什麼？這位師長的名氣大不大、法座高不高，還有呢？這位講法的師長跟我是不是同一個國家的。你仔細去觀察，不同的國家使用不同的語言，如果對方需要經過翻譯，你就會覺得有隔一層的感覺；如果他能用你的母語跟你介紹佛法，你就會覺得聽起來比較親切。所以如果兩位講法者，他們講的內涵大同小異，這時你就會選擇「我要聽不需要經過翻譯的那位師長為我說法」。理由是什麼？「因為我可以直接聽得懂啊！」至於講的內涵是什麼，這或許不是我們最在意的事，因為光要經過翻譯，你就會覺得：「我到底是在聽師長講法還是聽翻譯講法？而且師長在講法的期間，我到底要想什麼？」有些師長不是講一句讓翻譯翻一句，他有可能是講十分鐘，讓翻譯翻十分鐘，「他在講的那十分鐘我到底要做什麼？」所以有些人選擇到某位師長的座前聞法，其中的一個理由：「因為他跟我是同一個國家，或是他跟我用的是相同的語言。」再來，「我之所以選擇相信這位師長所說的話，理由是因為我們的關係密切，因為我認識他。」除此之外，有些人選擇相信某位師長講的話，理由竟然是「因為這位師長外貌莊嚴」，緊接著下一句——「為什麼會外貌莊嚴？相由心生，這就表示他的內在應該是很正直的，所以我選擇相信他所說的話。」以上這些都是「依人」的相狀。如果我們選擇相信某個法理的理由，全然是因為這位講法者的名氣大、法座高、他所使用的是我熟悉的語言，而且我認識他很久了，甚至我覺得他長得很莊嚴，這些都是依人不依法。

所謂的「依法不依人」指的是什麼？我們應該要探究這個人所說的法到底合理還是不合理，這時我們應該要自己去評斷、自己去判斷。不過對於這一點，在座各位應該會有很多疑惑，這些疑惑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，因為昨天有個同學跟我說：「雖然我們都知道什麼叫依法不依人，但我現在就是做不到啊！因為我沒有法，所以我只好選擇依人；在沒有法的情況下，不依人，能依誰？」他心中會有這樣的疑惑產生。不過這個問題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，我們先把四依法的概念解釋完，之後針對多數同學心中所會現起的疑惑作進一步的討論。

既然在法跟人這兩者當中，我們應該以法作為我們評斷的標準，所謂的法又包含了「語」跟「義」這兩部分。所謂的「語」——語言，這當中包含了聲音；「義」，這個聲音所要詮釋的內容。在依法不依人的情況下，進一步的，法當中，我們要依義不依語——我們應該以對方講法的內容作為評判的標準，而不是用他講法的聲音、用字遣詞作為評判的標準。有些同學在聞法時，很在意講法者的用字遣詞是否優美、講法的聲音是否美妙動人。請問：「各位是去聞法還是去聽演唱會？」如果你是去聽演唱會，的確，在台上的那個人所發出來的聲音美妙與否這很重要，如果太難聽，而且還不斷地破音，你就應該要求退票；但我們是去聞法，不是去聽演唱會，我們之所以要去聞法，我們想要聽到的是什麼？我們想要聽到的是法義，我們想學習的是法義，而不是去聽他的聲音。

再來，有些人很在意用字遣詞，甚至他會說：「為什麼他老是唸錯那個音？」他心裡會不斷地嘀咕，嘀咕到最後，對方在講什麼內容他根本聽不到，他只在意：「為什麼你一直唸錯？」請問：「你是要去當演講比賽的評審嗎？」如果你是要去當演講比賽的評審，的確，對方的用字遣詞是否優美這很重要；但問題是我們不是要去當評審，我們是要去聞法，而且當你知道對方的那個發音唸錯的時候，其實你知道他在講什麼，所以你不需要把那件事情放在心上。而且即便他的聲音不怎麼好聽、講法的期間不斷地咳嗽，這應該都不會影響到我們聞法的心情才對，因為我們想要了解的是法義，而不是他的用字優不優美、他的聲音美不美妙，這不是我們想要去聽法的主要目

的。當然，如果一個講法者在講法的當下，用字遣詞也很優美、聲音也很悅耳，而且他又能夠講述正確的法理，這當然是再好不過；但如果沒有正確的法理，即便有前面那兩者，有沒有用？沒有用。但我發現有些同學在描述師長們講法的功德時，一開始就先強調：「哇，某位師長在講法期間，他的用字遣詞非常優美，他的聲音美妙動人，至於講了什麼法，這我不是很清楚。」聽完了那一堂課，你學到什麼？什麼都沒有學到，因為對方的用字遣詞你暫時學不來，美妙的發音那也是對方的聲音，而不是你的聲音，最終你什麼都沒學到，白白浪費了兩個鐘頭。所以，除了依法不依人之外，在法當中分為語跟義，這兩者我們應該依義不依語。

接著，既然要依義，義又分為兩種：「了義」與「不了義」；在這兩者當中，我們要依的是了義，而不是不了義。所謂的了義跟不了義，對此，不同的宗義有不同的解釋方式，我們就以最簡單的方式來描述：在佛陀的時代，因為某些眾生的根器不適合聽聞「無我」的法類，這時佛會選擇為他宣說「有我」。為什麼佛會這樣說？因為如果當下佛對那些眾生宣說無我的道理，那些眾生完全無法接受，甚至會毀謗佛、不想要親近佛，所以佛為了要攝受他們，暫時對他們宣說有我的道理。「有我」這句話是不是佛說的？是，但它是事情的真相嗎？不是。祂是為了特定的眾生，而在那個時間點選擇說那樣的法來攝受對方，但那樣的法所詮釋的道理並不是事情的真相，因為事情的真相並不是有我。所以在四法印當中才會提到「諸法無我」，這當中的「法」就是我們剛才所謂的：不論是剎那剎那改變的無常法也好，或是不會剎那剎那改變的常法也好，它的本質都是無我。所謂的「無我」指的是什麼？不論是常法或無常法，它都是非獨立自主的，沒有一法的形成是能夠獨立自主、在不需要觀待他人的情況下獨立自主而成，沒有這樣的「我」。所以無我的「我」是不是你我他的「我」？你我他的「我」應該是存在的吧，是不是？既然存在，就表示無我的「我」並不是你我他的「我」。無我的「我」，雖然那個字是用「我」，但實際上它要表達的內涵，那個「我」指的就是獨立自主的意思，沒有獨立自主的狀態稱為「無我」，所以諸法是無我的。但是佛為了調伏某些眾生，祂會特別強調有我的道理，我們稱這樣的經叫不了義經，這樣的內涵是不了義的，也就是它不是最究竟的，而且它不是事情的真相。當我們在學習佛法時，我們應該要有能力區分什麼是了義、什麼是不了義，在這兩者當

中要學習了義，而不要學習不了義，所以提到依了義而不依不了義。

接著，既然我們要學習的是了義的法類，在學習的期間我們是透由心在學習，心分為哪兩種？最簡單的分類：根識、意識。根識指的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這五根識；意識則是五根識以外的第六識。在這兩者當中，根識完全不可信。為什麼不可信？因為我們常看錯、常聽錯，光這樣的理由，就足以讓我們知道五根識是不可信的。我們應該要選擇相信的是意識，但問題是意識也有很多問題，有正確的、有錯亂的、有顛倒的，意識也有各式各樣。我們要選擇相信的是什麼樣的意識？我們要選擇相信的是正確的意識，而且在正確的意識當中，我們應該選擇的是「能夠現證了義的意識」；簡單來說，我們應該選擇相信現證無我的意識，或是現證空性的意識。

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，我們都知道學習佛法要經過聞、思、修的階段。聞，除了透由耳根識在聽聞之外，最終也是透由意識在聞吧？透由我們的意識在聞法。思惟，是不是也是透由意識在思惟？但我們不應該只以聞、思上的理解為滿足。你不能說：「這個我聽過了、我聽懂了、我想清楚了。」不能夠以此為滿足。如果沒有進入實修的階段，甚至你沒有現證之前所聽聞的這些法類，其實，光是聞、思的理解，並不足以對抗我們心中的煩惱，我們必須要能現證。「依智不依識」，這當中的「智」指的是什麼？現證了義的智慧，我們要選擇相信現證了義的智慧，而不是選擇我們的五根識，也不是選擇我們心中錯亂的意識，也不是選擇僅止於聞、思的意識。

所以所謂的四依法，是提到了「依法不依人」；法當中分為義跟語，我們應該「依義不依語」；義當中分為了義跟不了義，我們應該「依了義而不依不了義」；而在尋求了義的同時，我們應該「依智不依識」。

對於這個部分，我們稍微作個討論。「依法不依人」這幾個字，我相信在座各位

應該都有聽過，也都了解它的道理，甚至琅琅上口：「學法時應該依法不依人。」但問題來了，有些同學會說：「難道學法的期間，我們不應該尊師重道嗎？」他認為依法不依人跟尊師重道這兩者是相違的；但事情的真相是如此嗎？首先，什麼叫「尊師重道」？什麼叫尊師？尊敬師長；重道呢？重視應該遵循的道德規範——做學生要有做學生的樣子。至於什麼樣子，這因人而異，但做學生要有做學生的樣子。比方我們去學校求學，我們不應該遲到、早退，更不應該曠課，是不是？這是做學生該有的樣子。「尊師重道」跟「依法不依人」這兩者是相違的嗎？有沒有可能「我既是依法不依人，又尊師重道」，有沒有這樣的例子？我發現有些同學會把「依法不依人」聽成是「我就不要聽話，我就故意唱反調，他說東我就說西，他說北我就說南，我就故意唱反調」，是這樣嗎？不是。所謂的依法不依人，不是要你不聽話，而是要你懂得如何聽話，你要聽得懂對方到底在講什麼。所以有沒有一種情況：在學法的期間，我對師長既符合尊師重道的內涵，又能做到依法抉擇，而不是依人抉擇？當然可以，所以這兩者不是相違的。

再來，第二個問題，有同學應該心中會有疑惑：既然在四依法當中特別提到「依法不依人」，那為什麼道次第裡面要特別強調我們應該「依止善知識」，難道善知識不是人嗎？各位會覺得這兩者是矛盾的嗎？我依止的善知識是人，這就代表我是在依人嗎？是這個意思嗎？有些同學搖頭、有些同學沒有反應、有些同學點頭，沒反應是什麼意思？是完全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嗎？還是不知道該如何反應？沒有關係，沒有反應也是一種反應。

依法不依人，這一點我們剛才有解釋過。依止善知識呢？首先，為什麼要依止善知識？為什麼不能只依止一本書？為什麼不能只依止家裡的電腦？電腦上面有很多資料——要音檔有音檔、要影像檔有影像檔，為什麼一定要依止善知識？難道在你家的電腦裡面、YouTube上面，講法的那個人不是善知識嗎？如果依止善知識，有疑問的話可以請問；如果是自己看書呢？沒得問。在家看影片呢？也沒得問，是不是這樣？現在各位在這邊聽法，你聽不懂的地方，有得問嗎？有啊？如果我都沒讓你們發問，你

們有機會問嗎？沒有。這跟看書有什麼不一樣？這跟看影片有什麼不一樣？（學員：有傳承。）傳承？好嚴肅的話題，先不討論這個。

我們回到原來的問題，我們為什麼要依止善知識？我們是不是想要依止一位至少在佛道上比我們有經驗的人？為什麼我們要依止一位比我們有經驗的人？因為在這條道路上，我們對於未來的方向是完全陌生的，所以我們希望有一位有經驗的人能夠指導我們、告訴我們正確的方向為何，這樣我們可以省去很多的時間，甚至我們不會走偏、不會繞遠路；我們是不是希望善知識能夠分享他的經驗，讓我們知道要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學習佛法，是不是這樣？這跟依法不依人是相違的嗎？既然我們希望善知識能夠將他學法的經驗分享給我們，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我們想要學的是法，而不是想要學他那個人，是不是？即便我們說我們要依止善知識，但我們之所以想要依止善知識，是希望從他的身上得到學法的經驗。所以重點在什麼？重點在「法」，而不是在他那個人身上。

即便我們說我們想要效學釋迦牟尼佛，我們想要學佛，難道我們學佛是學釋迦牟尼佛所表現出來的那些行為嗎？有些同學說「是」，那怎麼學？釋迦牟尼佛是印度的王子，這一點就學不來，是不是？而且釋迦牟尼佛趁著晚上三更半夜跑去出家，這一點應該也沒有很多人想學吧，是不是？你會說：「如果我想出家，我至少要正大光明地出家，也不要偷偷摸摸！」這一點我們也沒有學。釋迦牟尼佛在出家之後修了六年苦行，我們有學嗎？也沒有。釋迦牟尼佛最終在菩提樹下證悟，祂成道了，我們有學嗎？也沒有！但是我們會說我們在「學佛」，是不是？當我們說我們在學佛的同時，我們並沒有模仿釋迦牟尼佛的那些行為，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，但我們不會因此而否定我們是在學佛。這代表什麼？所謂的「學佛」，並不是學佛的外貌，並不是學佛的行為，我們在學的是什麼？或者是我們想學的是什麼？我們想要學的是佛告訴我們的真理。所以重點在什麼身上？在法上，重點還是圍繞著法。所以當我們說我們要依止善知識，我們之所以要依止他，是不是希望他能夠分享他學法的經驗，讓我們不要走遠路？所以重點還是在法上面，既然重點在法上，我們是不是應該對於他所說的法到

底有沒有依據、到底合不合理，很認真地去判別，是不是應該這樣？

甚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，在宗大師所造的《道次第》裡面，依止善知識的「依止」，只有兩種：以意樂依止、以加行依止，除此之外沒有第三種。應該如何以意樂來依止善知識？這當中提到：我們應該對於為我們傳法的師長修信念恩。我們應該如何以加行來依止善知識？這當中提到了三點：財金供養、身語承事、依教奉行，而這三者當中又以依教奉行為主。各位有沒有發現，這兩點有一個共通的性質？前者是提到我們要修信念恩，修信念恩的核心是什麼？我們要修什麼信？念什麼恩？就以念恩而言，我們要念的是師長為我們宣說正法的恩，它的主軸是不是也是圍繞在法上面？是。以加行來作依止，這當中最主要的是依教奉行，主軸是不是也是圍繞在法上面？也是。所以當我們說「我要依止善知識」時，什麼樣的人需要依止善知識？真心想要學法的人需要依止善知識。就是因為他有心想要學法，所以當善知識把法傳遞給他的時候，他是不是應該用審慎、客觀的態度，理性地去分析它；還是說「因為我很想學法，既然我依止了你，你告訴我什麼，我照單全收」，是這樣嗎？真心想要學法的人在聽聞法理時，既然他想要學法，他就應該以審慎、客觀的態度來分析「師長所告訴我的這個法到底合理還是不合理」；而不是說「因為我依止了他，所以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對的，我要照單全收」，不是。如果因為我們依止了某一位善知識，他所說的每一句話，我們都要當成聖旨，他所說的每一句話，我們都要照單全收的話，在強調「弟子相」時，為什麼要特別強調「正住」與「具慧」？正住是什麼？所謂的「正住」，指的是我們要保持理性、客觀的態度，我們不應該刻意地去偏執某一邊，我們要保持客觀、中立、理性的態度，這叫正住。「具慧」是什麼？弟子必須具備能夠分辨善說正法、惡說似法的智慧。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一位弟子在依師的過程中，他應該保持客觀、理性、審慎的態度，去分析師長所告訴他的法理；如果不需要這樣做，弟子相裡為什麼要強調正住、具慧？它只要強調信心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善知識需要具備十種的德相；至於弟子呢？只要具備「信心」。光有信心不夠，所以正住與具慧非常重要。從這個角度來分析，依止善知識跟依法不依人這兩者不矛盾，我們可以在依止善知識的期間，以依法不依人的態度來依止這位善知識。

甚至我們時常會說：「善知識非常珍貴。」善知識到底是哪裡珍貴？是善知識的頭很珍貴？手很珍貴？身體很珍貴？還是什麼珍貴？為什麼我們會說善知識很珍貴？他珍貴的點是什麼？因為他的頭上有戴黃色的帽子？還是因為他的頭上有長頂髻？他會放光？是因為這樣而珍貴的嗎？應該不是。當我們在說善知識很珍貴，是因為善知識的心中有法，他心中的法有可能改變我們的身語意三門，讓我們跳脫輪迴的漩渦，那樣的法是珍貴的。因為他心中有法，那樣的法能夠讓我究竟地離苦得樂，所以那樣的法是我想要的，對我來說，那樣的法非常珍貴；如果沒有那樣的法，我根本沒有辦法跳脫生死輪迴的苦海。就是因為他有法，所以我們認為有法的那個人是珍貴的，而不是把法放在一旁來討論善知識有多麼珍貴。善知識之所以珍貴，是因為他的心中有法；如果他的心中沒有法，他一點都不珍貴。就像我們有些人會說：「我是初學者，我心中沒有法。」這時，你就不會覺得自己有什麼與眾不同，你就不會覺得自己很珍貴，因為你跟其他人差不多。善知識的心中有我們想要學習的法，所以我們說善知識是珍貴的。

再者，提到「三皈依」時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這三者當中誰是正皈依？「法」是正皈依。為什麼三寶當中法是正皈依，佛不是正皈依，僧也不是正皈依？理由是什麼？首先，我們為什麼要皈依三寶？因為我們想要遠離痛苦。雖然這個部分我們之後會作介紹，不過我們在這個地方稍微談一下。我們為什麼要皈依三寶？因為我們想要遠離痛苦。三寶當中，誰才有辦法讓我們真正地遠離痛苦？法。佛有沒有辦法讓我們遠離痛苦？（學員：沒有。）確定？所以佛不是萬能的？佛有做不到的事情？所以佛是不圓滿的？（學員：不是。）但佛不是萬能的，佛有做不到的事，有沒有？有。所以祂不是萬能的，祂還是有一點點問題，是這樣嗎？

佛有沒有辦法拔除我們心中的痛苦？沒有辦法；如果祂有辦法，我們就不會在這邊受苦了，是不是？我們心中的佛有沒有慈悲心？有。有沒有智慧？有。有沒有各種善巧方便？有。為什麼不救我們？你旁邊的人在你受苦的時候，不願意伸出援手，有可能是他不懂得如何幫助你；或是他懂得如何幫助你，但是他對你沒有悲心。如果他

對我們有悲心，而且他又懂得如何幫助我們，並且又有那樣的能力，你說他會不會見死不救？不會，他一定會來幫我們。佛既有智慧又有慈悲，還有各種的善巧方便，祂為什麼不救我們？（學員：因果自負。）因果自負啊？我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：「祂為什麼不伸出祂的手來拯救我們？」這個問題需要思考。為什麼需要思考？在我們多數人的心中，我們會認為：我們所皈依的佛是慈悲與智慧的象徵；但是當我們在祈求佛之後，佛很少滿我們的願，是不是？就像有些人家裡面有人生重病，他會祈求佛：「希望他的病趕快痊癒。」結果隔天去看醫生，病更嚴重了，他心中就會開始嘀咕：「佛啊！我昨天不是已經祈求過您嗎？而且我在您的面前放了很多供水、供花、供果，您怎麼沒有滿我的願呢？」我們心中難免都會這樣想。但問題是：這個問題之所以沒有解決，是佛的問題？還是我們本身的問題？我們會說是我們本身的問題。如果是我們本身的問題，你幹嘛抱怨、嘀咕？如果是我們本身的問題，你何必看到佛的時候愁眉苦臉？

在皈依的法類裡，時常提到一個譬喻：佛有千百億化身，而且祂對我們有如同慈母對待獨子的慈悲，慈悲的鐵鉤一直在我們的面前晃來晃去，但我們並不想伸出我們的手去抓住那個鐵鉤；或是我們就像一顆石頭，如果是鐵環，你還能夠鉤得上去，但如果是一顆外表光滑的石頭呢？佛怎麼鉤就是鉤不上去。各位有玩過夾娃娃機吧？佛一直投錢、一直投錢，想要把我們抓出去，但問題是我們外表非常光滑，而且又重，祂根本抓不出去，問題是在我們身上。所以，才會特別強調皈依的二因。如果我們具備皈依的二因，佛沒有不救我們的理由。

我們回到原來的主題：在三寶當中，為什麼法是正皈依？因為只有法才能改變我們的現狀，因為只有法才能讓我們離苦得樂，佛和僧沒有辦法；或者這樣講，能夠讓我們離苦得樂的主因是法，佛跟僧頂多只是助緣罷了。所以重點還是在什麼？重點還是在法。所以你有沒有發現，從我們剛才所討論的這些內涵裡面，不論是依止善知識、依法不依人，或是皈依三寶，重點都在什麼身上？在法上面。

當我們把重心放在「學法」上，很多問題並沒有那麼困難；但如果我們的心不在法上，這時問題會源源不斷而來——「為什麼我的師長對某個人比較好，對我沒有那麼好？」「為什麼師長對他說那句話，對我卻說這句話？」你永遠在這上面比較，但這沒有必要，我們想要學習的是法。所以我們剛才提到「依法不依人」，這跟依止善知識相不相違？不相違，它們不矛盾，一點都不矛盾，而且這兩者相輔相成。就是因為我們想要學法，所以我們才選擇依止善知識，既然如此，在依止善知識的期間，當然要以法作為核心思想，所以在這個時候，我們應該要依法不依人——我是否要成辦這件事情，重要的關鍵應該是在「善知識所說的這個法理到底合不合理」，而不是探究這個法理是誰說的。

再來，有同學會說：「我就是初學者，我就是不懂法，在不懂法的情況下，我要怎麼分析對方所說的法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？我當然只能接受，而且只能被動地接受。」我試著反問你：「在你不了解對方所說的法合不合理時，你為什麼要讓自己被動地接受？理由是什麼？在你不了解法理的情況下，為什麼你選擇讓自己被動地接受對方所告訴你的這些話？你想要表現什麼？」有些同學或許想要表現出他對善知識是很有信心的，而且是表現給誰看？表現給別人看，藉此來安慰自己，也表現給自己看——「在我不了解法理的情況下，我選擇相信您，因為我對您有十足的信心。」或許有些人是這樣。尤其是在團體當中，當眾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，有些人為了表現出他對這位師長非常有信心，這時即便他完全不了解對方所說的法理，但他選擇相信，他只是想要表現出他對師長的信心罷了！但問題是：你來學法的目的是什麼？你來學法的初衷是什麼？難道你來學法的目的或初衷，只是為了表現出你對師長的信心嗎？是只有這樣嗎？還是你是為了了解法理，希望透由所了解的法理調伏內心而來學法的？你是為了什麼來學法？應該是後者吧！既然是後者，在你完全不了解法理的情況下，你何必為了展現出對師長的信心，而選擇相信他所說的話？這對你有什麼好處？你不懂的還是不懂，不會因為你相信他，你就懂得他所說的這段話。

就像佛講述了緣起性空的道理，我們也不會因為選擇相信佛，而就通達緣起性空

的內涵吧？不會。佛講了緣起性空的道理之後，你要自己去學習，你要自己去分析，而且要反覆串習，你才有可能了解緣起性空的道理為何，而不是一味地選擇相信佛，然後就覺得：「我可以了解祂所說的緣起性空的道理。」這一點可以接受嗎？應該可以吧。選擇相信一個人，不代表你能夠了解他所說的道理，這一點應該很明顯，這一點應該不需要多作解釋。

姑且不說佛法的道理，就以一般世間的知識，難道你相信那個傳授知識的老師，你就能夠了解他所傳授的知識嗎？難道你要了解他所傳授的知識，你不需要自己花時間、花心力去學習嗎？當然需要。你不能說：「對！我相信那個藏文老師，所以他教的藏文，我不需要學習就會懂。」這不可能。如果世間的知識都是如此，更何況是佛法的這些道理？所以，相信善知識跟能夠懂得佛法的道理，這是兩件事情。所以，完全沒有必要為了展現出對於善知識的信心，而就全然接受他告訴你的那些話。為什麼沒有必要？因為即便你接受，你也無法領悟其中的奧妙；即便你相信那個人，你也沒有辦法領受其中的奧妙，因為你不懂，對吧？

所以佛法講什麼？信為能入，智為能度。一個人想要進入佛門，最低的門檻，他要對於三寶生起信心；但在進入佛門之後，如果他想要度脫生死的彼岸，他想要跳脫生死輪迴——智為能度，他必須透由長時地學習，讓心中看清楚真相，他才有辦法跳脫生死輪迴；光憑藉著信心，這沒有辦法。信心跟智慧，完全兩件事情；如果光靠信心，就能夠度脫彼岸，那不需要講智為能度，就講「信為能入，信為能度」，講起來就覺得很怪，對不對？智為能度！要想辦法在心中生起智慧，你才有可能度脫生死的彼岸。所以，完全沒有必要為了在眾人當中，展現出你對師長的信心，而就全然相信他所說的話；而且重點是：在你不了解的情況下全然相信，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。

甚至我們換一個角度，在不了解對方所說的這個道理時，你為什麼要選擇相信？你為什麼不選擇保留？相信跟保留不一樣吧？在你不了解對方所說的這些道理時，為

什麼你選擇相信，而不選擇保留或是懷疑？這時候有同學會說：「我怎麼可以懷疑師長對我說的這些言教呢？」為什麼不能懷疑？你聽不懂，就應該懷疑啊！你聽不懂，就應該有所保留啊！你不能說「我聽不懂，但我照單全收」，你又不是在賭博，是不是？在賭博的時候，我們不知道自己手裡有什麼牌，也不知道對方有什麼牌，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我們想賭一下，但問題是：學法不是在賭博。所以我常說：依止一位善知識，不應該用賭博的心態去依止——「反正我就先依再說」。說不定你這次賭對了，你依止到一位好的善知識，但沒有人的運氣永遠那麼好，如果下一次你賭錯了，你依止到一位惡知識，你的法身慧命很難保啊！重點是什麼？如果我們用賭博式的方式去依止一位善知識，你留下來的等流是什麼？你留下來的等流，就是「我可以在不觀察的情況下，用賭博式的方式去依止某人」。但問題是：第一個，這不符合《道次第》中所說的內涵；第二個，你留下來的這個等流，對於你將來想要尋找具德的善知識是個莫大的阻礙。你想要尋找到跟你有緣的師長，你一定要花一段時間去觀察，不需要急著去依止一個人，沒有必要。你不需要急，你急什麼？你急著依止一個人做什麼？沒有必要。把學法這件事情看得長遠一點，不要只侷限在今天、這個月、今年，甚至這兩三年；學法是一件很漫長的事情，不要有一種急求果報的心態。「我趕快、我都要；別人都有、我沒有；你看他有誰、誰、誰做師長，我都沒有。」有了之後，你要做什麼？只不過你們家的佛龕上可能多一張法照出來而已。有了之後，你要做什麼？難道你有師長，你就會乖乖地每天念死無常嗎？不一定。難道你有師長，你每天就會認真地思惟三惡趣苦嗎？也不一定。有太多的例子：就像我，我有很多師長，但我並沒有每天都很認真地念死無常、思惟三惡趣苦，這是最好的例子，這不是謙虛，這是事實。所以有師長不代表你一定有修持。

所以反問你一句：「你急著依師到底是為了什麼？」沒有必要。這並不是說你不需要依師，不要聽錯，而是不需要急著去依止一位師長，不需要貿然地依師。我們剛才說到：如果你聽不懂對方所說的法理，或是你只聽懂一半，這時候你應該對於你聽不懂的部分有所保留，甚至在心中打上一個問號——「真的是這樣嗎？難道事情的真相是如此嗎？」是不是應該這樣做？因為將我們想要了解的那個道理打上問號或是有所保留，這對於我們進一步去了解它會有正面的幫助；如果我們心中都沒有問號，師

長講什麼，「是！是！是！」你講緣起，「是！」你講無自性，「也是！」然後呢？要你解釋一個所以然，什麼叫緣起、什麼叫無自性，你也解釋不出來。

甚至我們說世間的例子，當我們在世間上作任何重要的決策之前，我們是不是會經過深思熟慮？還是我們會草率地行動？這一點我們上次好像有提到，有沒有印象？我們上次舉的例子應該是投資的例子：如果你在銀行裡存有五百萬，這五百萬是你畢生的積蓄，你想拿去投資，假設你完全不懂得理財，你是不是會想要找一個有經驗的人來幫你理財？或者說你是不是會想要找一個人來為你分析應該如何投資？會，因為我們自己不懂。這時候應該不會有人說：「因為我不懂，所以我花十年的時間去學，學完之後我再投資。」這樣的人很少。「我不懂，所以我想去請教有經驗的人，我想聽聽看他有什麼看法和想法。」這很正常。但當你在找到一位理財達人時，你會不會照單全收？他說什麼，你都說：「是！是！是！」尤其是你在聽不懂的情況下，你會不會在下面直接簽名？不會。為什麼不會？「我簽名？我不知道他要做什麼啊！如果他把我這五百萬拿去亂花，那怎麼辦？拿去亂投資，我就沒錢了啊！」是不是？所以這件事情你會不會謹慎、小心地去面對？還是你認為：「因為我相信他，而且在理財的這個領域，我什麼都不懂，所以他說的都對，我都不要問，不要造成他的困擾；而且既然我找他來，我就要相信他的專業，所以我什麼都不要問，他叫我在哪裡打勾，我就在哪裡打勾，然後最下面他叫我簽名，我就簽名。」我們會這樣做嗎？不會。為什麼不會？理由是什麼？可以告訴我一個理由嗎？因為我們完全不了解他所說的這些話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，是不是？這時候你會不會先把他的話記下來，在懷疑的情況下、在有所保留的情況下去問另外一個人，會不會？會。你會不會上網查資料？會。甚至你會不會再問另外一個人？你會多問幾個人吧！這代表你不尊重原本的那個理財達人嗎？不是。如果你不相信他，你根本不會請他來幫你理財，所以你是相信他的。但問題是：相信要有一個尺度、相信要有一個分寸。如果他所說的這些道理，我心中都是問號，我們當然不會馬上在下面簽名，我們會多問幾個人：「我請的那個理財達人，他跟我說要投資這個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你會不會多問幾個人？會。

如果我們對於世間的錢財，不要說五百萬，即便只是五萬塊，我們都會如此謹慎、小心去面對的話，對於我們想要學習的法，尤其是對於我們的法身慧命，是不是應該用更謹慎的態度去面對？還是你覺得：「我想學的法根本不值五萬塊，我的法身慧命根本不值五萬塊。」是這樣嗎？不是。我們想要學的法，應該不止五萬塊。五萬塊能做什麼？五萬塊能讓你成佛嗎？不能。五萬塊能讓你解脫嗎？也不能。五萬塊能讓你獲得增上生嗎？也很難！但我們想學習的法，能讓我們獲得增上生、能讓我們解脫、能讓我們成佛，這代表什麼？我們想要學習的法、我們的法身慧命比五萬塊更值錢，比五十萬更值錢，比五百萬更值錢，比百千萬個如意寶都還要值錢！

如果對於區區的五萬塊，我們都會用那種小心、謹慎的態度去面對的話，更何況是我們想要學習的法？那根本不在話下。所以反問一句：「你急什麼？」如果面對五萬塊，你都會去請教不同的人，對於你所聽聞到的法——「對！因為我相信你，所以你說的都是真理。」這樣的態度才是矛盾的吧。這表示什麼？這表示我們比較重視世間的錢財，我們比較不重視法，所以我們會用隨便的態度、草率的態度去面對它。但這時候我們會為它冠上一個好聽的詞——因為我對師長有信心。需要再分析下去嗎？請問：那個信心從哪裡來的？如果對於師長告訴你的法理，你完全不了解，請問：你對於師長的信心從何而來？不會又是「因為他的名氣很大啊！」「因為他的法座很高啊！」「因為他講的跟我是同樣的語言啊！」還有，「他非常的莊嚴。」是這樣嗎？如果不是，在不了解法理的情況下，我們對上師的信心是怎麼來的？或許有人會說：「這是過去生的等流、這是我過去生種下的習氣。」這個答案根本不是答案。為什麼不是答案？相同的道理，你過去生為什麼會對他生起信心？難道你是在完全不學法的情況下而對他生起信心的嗎？不是。你為什麼選擇相信他？你到底相信他什麼？

我們之所以選擇相信釋迦牟尼佛，是不是因為我們相信祂所說的法是真理？雖然我們不見得能完全了解，但至少到目前為止，我們所學的法理當中，很多的道理是我們能接受的，例如：四聖諦、二諦。這些道理只要我們透過學習，我們會發現：如此美妙的法理，只有釋迦牟尼佛曾經宣說過，釋迦牟尼佛以外的導師都沒有宣說過如此

美妙的法理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不相信釋迦牟尼佛，我要相信誰？

如果不是從法來作區分，那你為什麼不相信耶穌基督？你為什麼不相信阿拉？大家都會放光，是不是？如果因為祂會放光，而你選擇相信祂的話，你不一定要相信釋迦牟尼佛，你可以相信其他的教主，只要祂會放光就好。我們之所以選擇相信釋迦牟尼佛，是因為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法理與眾不同，不只與眾不同，而且它經得起考驗，它就是事情的真相，所以我們選擇相信祂。所以重點是不是在祂所講的法上面？是。因此，對一個學佛的佛弟子來說，如果我們完全無法區分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法理，跟其他宗教的導師所講的那些道理有什麼差異的話，我們說我們是佛弟子，我覺得這有待考慮。不過這一點，我們應該在介紹道次第時都會提到。

舉一個例子，舉例或許會比較容易理解。當我們說：我們是某某歌星的粉絲時，你會不會說：「我是他的粉絲，但是他唱過什麼成名曲，我都不知道，但我相信他，所以我是他的粉絲。」會這樣嗎？應該不會。當你說你是他的粉絲時，你應該知道他唱過什麼成名曲，而且那首歌你應該要琅琅上口，即便你會走音，但至少你知道那個旋律怎麼哼；應該不會有人說：「我是某某歌星的粉絲，但是他唱過什麼歌，我完全不知道。」那你怎麼會成為他的粉絲？應該不會這樣。或是說你喜歡某一位演員，你是他的粉絲，你應該知道他演過哪幾部電影、有演過哪幾部戲吧，是不是？

所以當我們說「我們是佛的粉絲」時，或許這個詞對於有些人而言，他會覺得：「怎麼會說我是佛的粉絲呢？」好吧，我們是「佛的弟子」，這樣可以吧！當我們在說我們是佛弟子時，如果我們都不清楚佛講了什麼法理，你說你是佛弟子，你不覺得怪怪的嗎？有點怪了吧。從前面的那個例子，你就會覺得：「對喔！我說我是祂的弟子，但祂講過什麼法，甚至講過什麼與眾不同的法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我說我是祂的弟子，這說不過去！」會不會這樣？應該會。所以，重點在什麼身上？在法上。你想成為佛的弟子，在成為佛弟子前，你應該先了解佛到底講了什麼法理，而不是因為佛打

坐的姿勢特別迷人，而你選擇成為祂的弟子。但有些人在選上師時真的就是如此——「我想要學佛，因為佛看起來特別寧靜、特別莊嚴，打坐的姿勢非常令人陶醉，所以我也想要像祂那個樣子！」不是這樣的。我們應該了解的是佛說了哪些道理。這在宗義裡面提到：從「見」的角度，如果我們想要成為佛弟子，我們應該了解「四法印」的內涵；如果不了解四法印，從見的角度，我們稱不上是佛弟子。這樣聽，你就會覺得很合理了，因為如果我們都不知道祂所說的見是什麼、祂所說的道理是什麼，我們說自己是祂的弟子，這說不過去。這個部分我們之後再討論。

我們剛才說什麼？我們剛才說：我們在面對世間這些重要的決策時，我們都會經過深思熟慮，我們不會草率行動。既然如此，在學法的期間，我們也應該有相同的態度，甚至我們應該要有更嚴格的態度，不應該草率。或許有同學會說：「我之前在依止某一位師父的時候，我是在不加觀察的情況下去依止他，但我就覺得他很好，而且到目前為止也沒出什麼問題。」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「賭博式的依止」，那是因為你賭對了，但你不是每一次的運氣都這麼好。

再者，如果我們用賭博式的心態去依止某人，當那個人出問題時，我們心中會怎麼看待他？你會覺得那是他的問題還是你的問題？當你一開始沒有仔細觀察而依止了某人，那個人最終出了問題，你會不會把問題怪罪到他身上？「你怎麼可以這樣？」你為什麼不問問自己，你當初為什麼沒有認真地去觀察？你為什麼要貿然地依止？所以這有很多問題需要討論。

為什麼我們在這個地方，一開始不直接介紹道次第的內容？為什麼我們要先強調學法者應有的觀念與態度？這是因為我發現，有太多人在學佛的期間會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，那些問題都是源自於他學法的態度本身就有問題。一開始該建立的觀念沒有建立好，之後在學習的期間就會有那些問題出現，但那些問題是可以避免的。在什麼時候避免？在你一開始想要學法的時候，那些問題都是可以避免的；而不是一開

始這些觀念都沒有建立起來，貿然地學、貿然地依止，等到出事的時候再怨天尤人：「唉！我怎麼這麼倒楣！」那是你自己造的業，必須自己承擔，這沒有辦法怪別人，你怪別人也沒有用，別人也沒有辦法改變你的現狀，唯有從你自己開始改變起，你才有修正的空間。

然後還有同學問：「如果要依法不依人，難道法不是人說的嗎？」其實這都已經不是問題了，你有沒有發現，就像三皈依裡面，我們說法是正皈依，佛不是正皈依。相同的道理，反問一句：「難道法不是佛說的嗎？」法雖然是佛說的，但佛也不會成為我們的正皈依；相同的，法是人說的，但在學法的期間，我們仍舊應該依法不依人。即便是依法不依人，但我們還是應該如理地依止善知識，這些都不矛盾。

如果你把思惟的重點放在學法上，剛才所提出來的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根本不是問題。有些人把這些內涵全部都混雜在一起，讓你聽起來覺得很模糊，我懷疑那些人居心不良，不應該這樣！一個講法者之所以為眾生宣說正法，並不是為了收集弟子，更不是為了累積錢財；一個講法者之所以肩負起講法的使命，是希望能將他所了解的法理、真相告訴眾生。至於聽法的人想不想要成為他的弟子、想不想要供養錢財，完全是兩件事情。如果講法者講法的動機就是為了收集弟子，那不是真正的講法者；如果講法者是為了累積財富而為眾生說法，那根本不是講法者，而是商人——他把所了解的法拿來販賣，那根本不是講法者。

所以在《道次第》裡面就提到，真正的講法者在講法時，講法的這個行為能否成為法的布施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：第一個條件，這位講法者講法的動機是清淨、沒有染污的，他不是為了追求聲名利養而為眾生說法；第二個條件，他所講的法理必須是正確無誤的。在具備這兩個條件的情況下，講法者為眾生說法的行為才有可能成為法施。對我來說，要完全符合第二點，我覺得這有難度；也就是所講的法必須正確、無誤，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有難度，畢竟我是凡夫，所學有限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出錯在

所難免，但儘可能把我的師長傳遞給我的法義跟各位分享。所以我不是站在一個「我是各位師長」的角度來為各位說法，我是站在一個「分享者」的角度，跟各位分享法理。既然第二點很難達成，為了讓自己所講的法能成為法施，具備第一個條件就非常重要。所以我儘可能要求自己講法的動機要清淨，至於能夠到什麼程度，這很難說。

今天的這堂課有問題嗎？如果在場有些同學不好意思舉手發問，你們可以把心中的疑惑寫在紙上，然後傳給中心的負責人，有時間我會在課堂上為你們作解答。因為有些人只要手上拿著麥克風，他講話就會變得沒有條理，然後講一堆沒有重點的話，他想要問的問題根本沒有問出來。有時候我在聽同學們的問題，我都會問他：「你現在是在心得報告嗎？還是在問問題？」他會說：「我在問問題啊。」但從頭聽到尾，我都聽不出來他的問題是什麼。所以如果你不善於表達，請將你的問題寫在紙上；如果你想要現場發問，這也沒有問題。有時間嗎？有，五分鐘。來，有問題嗎？

（學員：法師，有個問題很簡單，我很尊敬地想問您，您幾歲出家？您當初出家學習到現在，是否有正如您剛才所闡述般去思惟？因為畢竟我們來這邊學習的人，都已經有年紀了，所以不像那些可以很早，或是以單純、童真赤子之心的態度學習，比較容易吸收、循序漸進。）當初什麼時候出家的？十六歲。我是在1995年的時候，在日常老法師的座下剃度，是日常老法師將我派到三大寺的甘丹寺去學法的。或許在場有人會問：「法師，你當初在依止常師父時，難道你是在觀察的情況下依止的嗎？」我可以斬釘截鐵地告訴你：「是。」在那時候我不了解道次第是什麼，甚至我沒有在師父的座前聽過道次第的法類，但我之所以選擇依止常師父，我是在經過觀察的情況下依止的。必須這麼說，這是宿生的等流。講這個不是什麼讚自毀他，這沒什麼好讚美的，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。因為時間有限，如果把我當初為什麼依止常師父、為什麼出家的那段因緣講出來的話，可能十點都沒有辦法下課。

（學員：對不起，進一步地問：這是宿世的等流，之前某個時間有經過觀察及思

惟，造成了這個習性，所以今生也是會有這種等流，真的是如此嗎？）至於過去生是怎麼造下那樣的因緣，這我當然無從得知，但從今生的表現看起來，它不是無因而生的，它一定有相順的因緣。這就像什麼？有些人在學法的期間，一直找不到跟他有緣的師長，這代表什麼？他過去沒有如理地依師。有些人即便沒有花費太大的心思、沒有花太多時間去尋找師長，但很多具量的師長就是圍繞著他，這代表什麼？他過去生有如理地依師；至於是在哪一生造下那樣的業，無從得知。（學員：那我就從今生開始培養吧，謝謝！）從今生開始培養？說不定你宿生也有那樣的等流，只是暫時沒有開花結果罷了，這也有可能，因為我們在輪迴當中投生的次數是無數次，過去造作過什麼樣的業，我們根本不知道，或許有造過那樣的業，只是那樣的業還沒有成熟罷了。但不管我們過去生造作的是什麼樣的業，至少今生我們應該要種下一個種子、要培養一個正確的等流，而不能說：「因為我有年紀了。」我覺得這根本不是理由。在依止師長之前需要經過觀察才能依止，這跟年紀有什麼關係？這跟年紀無關。還是年輕人需要觀察，年長者不需要觀察？也需要。而且照理來說，年長者應該更有經驗，見過世面、看過很多的人，所以他知道：「我不可以輕易相信那個人，因為我有可能會被他騙。」年輕人涉世未深、什麼都不懂，才有可能被騙，不是嗎？很多同學點頭。如果點頭，你不就是應該用這樣的方式去觀察對方嗎？不需要急。

或許有些同學會說：「那我已經依止了怎麼辦？」依止了就依止了，沒有怎麼辦。如果你已經依止了，請如理依止，但你將來還是有機會依止其他的善知識。或許你現在依止的那位善知識已經有了一定的年紀，甚至你一年見不到他一次，你心中想問的問題，根本沒有機會當面問他，這時，你是不是需要依止其他的人作為你的師長？這個問題你可以自己考慮。這個時候，你就應該要用正確的方式去觀察他，最後再去依止他，而不要因為說：「哦！因為跟我坐在一起的同學都去依止了那位師長，所以我也應該依止他，不然我們沒有共同的話題。」我聽過各式各樣的理由，什麼理由都有。「因為我的好朋友都去依止那個人，所以我也要依止他，不然我會失去我的朋友。」你依止師長是為了拉攏你的朋友嗎？那就表示你依止他根本不是為了學法。就像我們剛剛說的，如果你不是真心想要學法，根本沒有必要依止他；就像有同學會說：「我為什麼要依止他？管我的人已經夠多了，家裡面被爸爸、媽媽管，去學校被老師管，

學佛時又要被上師管，夠多人在管我了，我為什麼還要依止他？」有些人心中會有這種抱怨。不是這樣的，當你有心想要學法，你發現在那個人身上有你想學的法，你不依止他，你要依止誰？相反的，如果你不想學法，即便對方心中有法，甚至這樣的師長都圍繞在你四周，你也不見得要去依止，因為他們有的東西不是你想要的東西，那就不需要依止。所以當有人問我說：「法師，什麼樣的人需要依止善知識？」想學法的人；不想學法的人何必依止善知識？

這個問題我們之前不是討論過嗎？在《皈依七十頌》裡提到：「佛法與僧伽，是求脫者依。」佛、法、僧三寶是有心想要追求解脫的人的依怙，這代表什麼？有心想要追求解脫的人需要皈依三寶；相反的，無心追求解脫的人有沒有必要皈依三寶？沒有一定的必要。如果你學佛的目標只是為了追求增上生，不見得要皈依三寶，因為在不皈依三寶的情況下，也有獲得增上生的其他方式；但如果我們想要追求的是真正的解脫，甚至我們想要成佛，不皈依三寶，根本行不通。

所以，這些都是相同的道理，我覺得這些道理沒有模糊的空間，所以當你對於這些法理有疑惑時，請把你的問題提出來；當你對於這些法理無法接受時，請把你的理由說出來，不要因為這些話是我說的，你就照單全收，完全沒有必要。一來，我不是各位的師長；即便我是各位的師長，各位也應該用高標準來檢視我所說的話，你要勇於挑戰我所說的話，而且我願意接受各位的挑戰。但你要說「我認為不合理，不合理的理由是什麼」；你不能只說「我認為不合理，因為我聽不慣」，這不是理由。但很多人的理由就是：「我覺得不合理！因為這跟我之前的想法不一樣。」「這個我聽不慣。」「這個我覺得怪怪的。」這些都不是理由。你想要反駁、想要挑戰，請說出你的理由。我願意接受挑戰，如果你挑戰成功，我可以推翻自己說的話，然後跟各位說聲抱歉，我有這樣的勇氣，這沒什麼，畢竟我是三大寺訓練出來的。當我們進到辯經場時，哪有人天天都辯贏的，辯輸是常發生的事——你昨天說「是」，今天可能會說「不是」，後天又說「是」，大後天又說「不是」，這樣的情況時常出現。為什麼？我們是凡夫，我們的想法有侷限。所以，講法的時候，我儘可能引經據典，儘可能告

訴你「我之所以這麼想的理由」，甚至我會舉世間的譬喻，宗、因、喻以及依據，通常都是如此。如果你有聽過我講課，這個特點應該非常明顯。我想告訴你的是什麼道理、理由是什麼、喻是什麼，這很清楚，所以如果你想反駁，請用同樣的方式——你想要反駁的是什麼內容、理由是什麼、喻是什麼。這樣可以嗎？

感謝各位！